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YSICS DEPARTMENT

CHICAGO, ILL.

1955

RECEIVED

1955

Sigmund Freud

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本书根据纽约 Random House Inc, 1938
年版的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译出。

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西格蒙特·佛洛伊德 著

张增武 阎广林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5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62,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15-188-X/B·11 定价: 2.70元

译者序

初版于1905年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译《笑谑与无意识的关系》),是佛洛伊德的一部笑论专著。尽管他在本书中对机智、喜剧性、幽默所作的心理分析,其初衷完全是为了他无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而不是出自于对玩笑和机智的理论兴趣,但是他从人的本能出发的特殊视角,则无疑使他的研究具有开拓的意义而与亚理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喜剧理论大相径庭。这样,适应于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和心理学对于人的问题的普遍关注,佛洛伊德的笑论便同他的精神分析学风靡欧美,变而为言必称佛氏的喜剧理论态势。

佛洛伊德在本书中采用的是形而下的还原法,即通过对笑话结构的还原来把握机智的无意识根源。而且在力所能及地对机智技巧进行丰富的囊括和缜密的归纳后,佛洛伊德将机智一分为二并以此来展开他的分析。

所谓无害机智就是为玩笑而玩笑的、不包含思想倾向的机智。这类机智之所以“无害”,并不是因为它的浅薄,而是因为它的乐趣完全是由技术技巧所决定的,与其内容毫无关系。属于此类的机智技巧计有:混合构成、替换凝结、一词两用、俏皮话、模棱两可、双关语、移位、废话、合而为一、对立面表达、间接表达、比较等等。佛洛伊德认为,所有这些无害机智都是纯形式性

的机智,因此若变更其形式,机智的效果就不复存在了,而谁若想从内容上来把握它,它也就会悄然而逝。

所谓倾向机智,就是为人的本能服务的机智,这类机智的效果不是由其技术手段、而是由其精神目的决定的。佛洛依德认为,如果机智不仅仅是为玩笑而玩笑,那么它就必然要为两种倾向服务,即或者是用作攻击、讽刺和保护敌意机智。或者是一种表达性欲的淫秽机智。攻击敌人的恶意机智,攻击道德的讥诮机智、攻击知识的非确定性的怀疑机智皆属于前者,而巧妙的猥亵语言则属于后者。在佛洛依德看来,人作为一种动物种类,具有性欲本能和攻击本能。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文明所产生的“检查作用”将这些本能都压抑下去了,于是人的本能的表达在正常的途径上便会遇到障碍,体面的女子之无法接受毫不掩饰的性言论即为此证。然而由于机智是一种通常不会给对方造成伤害或使人发窘的玩笑形式,所以它能够保护人的本能躲过文明检查,在不失礼违法、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将受到文明压抑的攻击本能和性欲本能释放出来。

无害机智与倾向机智,作为机智的初步和机智的深化,尽管一个是无意义的形式,一个是形式中的意义(倾向),但它们引人发笑的心理基础却是共同的,即都本源于心力消耗的节省,只是由于节省了在通常情况下必然要大量付出的心力,我们才可能在机智中获得乐趣。因此,佛洛依德指出,无害机智的节省倾向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机智的手段,人们给自己省掉了进行评论、作出判断时所必需的心理消耗,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机智技巧都与简洁有关。倾向机智更是如此,在这里它给我们省掉了为了抵抗文明的压抑而常常要浪费掉和正准备浪费掉的心力,使我们可以花费最少的心力去排除最大的社会抑制,去解放那被文明抑制得最深的攻击本能和性欲本能。这种消耗的节省,是

机智之令人发笑的终极原因。

了解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读者很容易地就会发现，佛洛伊德对机智的这种分析与他的释梦理论非常相似，即都是根据本能的压抑与释放这一基本观点发展而来的。事实上正是如此，早在《释梦》发表的同年，佛洛伊德就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了，因此当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做梦的人总显得那么机智又那么有趣”时，他曾作过如下的解释：

梦变得机智而有趣是由于表达思想的直接的、最方便的道路被堵死了；它们只好改变形式。我醒着的时候，并不是个插科打诨的人；不过你如果读读我的《释梦》，就会发现我有些梦是非常滑稽好笑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被压抑的才能在梦中释放出来了，而是由于梦构成的独特的心理条件^①。

显然，在佛洛伊德看来，机智与梦同样都是无意识的一种迂回的表现方式。所以佛洛伊德沿着《释梦》的思路，在本书中不惜笔墨，详细讨论了机智与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机智的工作手段与工作状态与作梦非常相似。在这里，精神活动衰竭，批评活动、道德活动和逻辑活动停止，即使有精神目的的存在，它也必须通过凝结、移位、间接表达等与梦工作相同的手段而使意识转化成无意识。所以机智与梦都具有一个外显(或公开)的意义，而在这个意义之后还具有内隐(或隐埋)的目的。但是作为一种玩笑形式的机智毕竟与梦不同：梦的目的是使人免受痛苦，而机智的目的则是使人得到乐趣；梦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晚上能

① 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中译本，下册，第118页。

睡一觉的强烈需求,而机智则没有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梦纯粹是一种非社会性的产物,它只存在在个人的梦境中,没有任何东西要告诉别人,所以梦既对理解他人毫无兴趣,同时也保护着自己不要被他人理解。与之相反,机智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们向别人讲述妙语笑话,是为了在别人的反应中获得乐趣,即把听众当作工具以便使自己笑起来。所以不论是无害机智还是倾向机智,都需要得到另一个人的支持,都需要作为第三者的听众存在。机智的发起者、机智的对象和机智的听众共同构成了机智产生的必要条件。

在完成了对机智的心理分析之后,佛洛伊德在本书中还对喜剧性、机智和幽默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考察。

佛洛伊德认为,喜剧性的根源在于它是一种额外的能量消耗。换言之,凡是不必要地消耗着过多能量的言语和行动皆具备喜剧性质,于是那个在其身体活动方面付出太多消耗而在其智力活动方面又付出太少消耗的人就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喜剧对象的。在这里有两种情况,即或者如滑稽丑角那样付出的体力消耗比我们通常付出的大,或者如废话那样将难以省略的体力消耗节省掉了。如果说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发笑,是因为对象的这种消耗使自己搞得太困难了,那么我们在第二种情况下发笑,则是因为他的这种消耗使自己的言行显得太容易了。然而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的笑声都是由自我与对象之间的比较所产生的优越感的体现,如果对象的身体消耗小而心理消耗大,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优越,不会发笑,而是强烈地感到诧异和敬仰了。

机智是喜剧性的一个方面。但是由于机智是通过智力活动而完成的无意识的心理消耗的节省,而不是体力消耗的过剩,所以在机智中没有喜剧性中的那些荒唐的成分。喜剧性是有意识

的比较,机智是无意识的表现,因此可以说,机智是从无意识领域出发对喜剧性的贡献。在佛洛伊德的心目中,幽默比机智更接近喜剧性。由于幽默的目的是情感替换,即用最小的心理消耗来驱除有害的情感,所以它与机智的差别很大:①和喜剧性一样,幽默的心理局限在前意识领域中,而机智则被局限在无意识与前意识之间;②幽默没有机智与喜剧性所共有的那种古怪属性,它具有大度大量、从容不迫的性质;③幽默是最能自足的形式,它只凭一个人来完成自己的过程,另一个人的介入不会给他增加任何新鲜的内容。而机智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其效果的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依第三者的条件而定。因此,佛洛伊德得出结论说:“机智乐趣产生于一种抑制消耗的节省,喜剧乐趣产生于一种思想消耗的节省,幽默乐趣产生于一种情感消耗的节省。”这三种活动都从节省中得到乐趣。

我们认为,由于佛洛伊德出于他无意识理论的需要,将玩笑与机智严格地局限在人的本能与心力节省的狭隘范围内进行分析,所以便严重影响了他机智理论的普遍意义。但尽管如此,佛洛伊德对现当代贡献仍然是不可低估的。首先是机智理论的贡献。机智作为一个喜剧美学范畴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它在中世纪以前指的是人的感觉器官和人的五种感觉,文艺复兴时期的机智概念表示着人的“才智”和“聪明”,直到十七世纪机智才艺术的含义,被看作是敏捷巧妙的想象。但同时期的霍布士却对此提出异议,他在《列维坦》中指出,机智的主要因素是判断而不是想象。以后,当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赫兹列特在《英国喜剧作家讲座》中辟出一讲专谈幽默和机智时,机智作为喜剧范畴才被确定下来。但是赫兹列特对机智所作的论述,基本上还停留在与幽默进行对比的层次上,真正把机智当作一种独立的玩笑现象,对它的价值内涵和心理发生进行系统考察并将它与喜剧

性以及幽默进行理论对比的,首推佛洛伊德。因此可以说,本书既是对以前机智理论的总结,又是以后机智理论、笑话理论、乃至整个喜剧理论的肇始。其次是方法论的贡献。佛洛伊德以前的西方喜剧理论,或者象亚理斯多德、黑格尔、柏格森那样,把笑的原因归之于审美对象上,侧重于对引人发笑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或者象霍布士、康德那样,在审美主体(观众或听众)身上寻找笑的原因,侧重于对人之所以能被逗笑的心理进行分析。与这两种方法显然不同,佛洛伊德在本书中,置玩笑的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于不顾,直接进入创造主体的天地,对笑话的创造动力、创造过程和创造条件进行了全面的心理分析,从而使理论兴趣发生了从“人为什么喜欢听笑话”到“人为什么喜欢讲笑话”的转变。由于方法论的这种转变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的玩笑需求,所以便开了本世纪以来纷纷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研究喜剧、幽默、机智诸问题的先河。

除此之外,在佛洛伊德对机智与梦所进行的比较之中,在他用性学理论对淫海笑话所作的分析之中,在他对喜剧性、机智、幽默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说明之中,都有许多合理和值得肯定的价值。

关于佛洛伊德的笑论,三十年代林语堂和朱光潜先生曾作过介绍。近几年,陈瘦竹先生也著文对它进行过一些深入的研究。但总的来看,国内的心理学界、美学界和喜剧理论界对这都在西方影响深远的著作仍然缺乏完整的了解。因此,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佛洛伊德以及西方文化中的喜剧思想,能够促进我国的喜剧艺术和佛洛伊德学说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译者

1988年5月2日

5114 / 07

目 录

译者序

A. 分析.....(1)

I. 导言.....(1)

II. 机智的技巧.....(8)

合成词的构成(10) 变更凝结与替换凝结(14) 梦中的凝结(17) 由分词法构成的机智(18) 同一材料的反复使用(20) 双重含义与双关语(23) 模棱两可(26) 节省倾向(29) 谐音字(31) 位移(33) 作为技术手段的废话(41) 诡辩性错误思维(45) 思维的机械错误(49) 合而为一(50) 通过对立面表达(53) 优越机智(55) 间接表达(58) 暗示性间接表达(58) 省略(61) 通过微小因素表达(64) 比较(65) 机智比较中的疑点(67) 古怪属性(69) 机智技巧回顾(72)

III. 机智的倾向.....(72)

无害机智和倾向机智(75) 由技巧而产生的乐趣(77) 敌意机智和淫海机智(79) 猥亵笑话向淫海机智的转化(81) 机智在倾向服务中的作用(83) 由思想机智所构成的谩骂(85) 用机智反抗权威(88) 机智讥诮(92) 讥诮妙语与自我批评(95) 批评的妙语和亵渎的妙语(98) 怀疑性机智(98)

B. 综合.....(100)

IV. 乐趣的机制与机智的心理发生.....(100)

现实的基础(105) 词语中的乐趣与废话中的乐趣(107) 昔日自由的再现(109) 玩耍与俏皮话(110) 俏皮话与机智(113) 向

倾向机智发展(115)前乐趣原则(117)玩耍乐趣与排除乐趣(118)

V. 机智的动机和作为社交过程的机智 (121)

“famillionaire” 妙语的主体确定(121)传达机智的冲动(124)

妙语的第三者(126)作为发泄的笑(129)第一个人为何不笑(130)

机智过程的机械现象(133)对机智过程有利的因素(135)节省和总消耗(137)

C. 理论 (139)

VI. 机智和梦及其无意识的关系 (139)

梦工作(140)无意识(142)梦工作中的凝结与位移(143)机智工

作的程式(145)作为一种灵感的机智(147)无意识与幼儿(149)

梦技巧与机智技巧的不同(152)反语——否定论(153)作

为机智工作心理阶段的无意识(155)机智与梦的差别(159)

VII. 机智和各种形式的喜剧性 (160)

幼稚(161)幼稚中喜剧乐趣的来源(166)喜剧性的发生及其

根源(168)动作的喜剧性(170)概念模仿(172)乐趣根源的两种

消耗之间的比较(173)情境的喜剧性(175)期待的喜剧性(176)

漫画(178)揭露伪装(181)机智和喜剧性的汇合(184)模仿

的喜剧性(187)言语的喜剧性(192)不完全的喜剧性(194)喜

剧性分离的条件(197)对喜剧性的精神分析(201)幼儿和喜剧

性(204)幽默(207)感受消耗中的节省(208)幽默的形式(212)

幽默与机智和喜剧性的关系(214)机智、喜剧性和幽默的公

式(215)

A. 分 析

I. 导 言

一切有机会考察叙述机智的性质及其亲缘关系的那部分美学和心理学文献的人们，无疑会承认，我们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对机智在我们精神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适当的评价。细算起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思想家深入地探讨过机智问题。确切地说，在那些研究过机智的作家之中，我们仅仅能够发现诗人让·波尔(Jean Paul，原名弗·里希特尔)、哲学家特·费舍尔(Th Vischer)、库·费舍(Kuno Fischer)和特·里普斯(Th Lipps)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但甚至他们也只是把机智问题当作陪衬，而其主要的兴趣却集中在那些更广泛和更富于诱惑力的喜剧性问题上。

总之，这种文献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果不把机智作为喜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它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其他作家关于机智的论点

按照里普斯(《喜剧性与幽默》，1898)^①的说法，机智“从本质上讲，是喜剧性的主观方面：即它是喜剧性中我们主观创造

^① 参见《美学文集》第六章，里普斯与理查德·魏尔伦合编——这本书给了我从事这项研究的能力和勇气。——原注

的,因而使我们的行为增色生辉的那部分,而且我们和它的关系是一种**优越的主从关系**(Superior Subject),绝不是**顺从关系**(Object),肯定不是**自愿的顺从关系**(Voluntary Object)。”(第80页)他还指出,一般来说,我们给机智下的定义是:“喜剧性之种种有意识的聪明呼唤,不管喜剧性因素是存在于个人见解抑或是情境本身之中。”(第78页)

费舍借助于漫画来解释机智和喜剧性之间的关系:按他所说,这种关系来自两者之间(《论机智》,1889)。喜剧性主题是任何表现中的惊人因素。“如果它被隐藏着,就必须用喜剧观点来揭开它;如果它没有被完全隐藏,或者说只能微微地觉察出来,那么它显然就被阐述过了,并且是以一种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的。这样便出现了漫画。”(第45页)“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及其概念的智力王国并不在表面的意义上向我们表露自己。它既不能形象地,也不能直观地直接为人所见,它还包含抑制、弱点、畸形和丰富的荒唐对比及其喜剧性对比。为了理解它的真谛并能进行美学鉴赏,就需要一种不但能够反映这些概念、而且能够阐明这些概念的力量,即一种能够澄清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别的,正是判断。产生喜剧性对比的这种判断就是机智。在漫画里,机智所起的作用鲜为人知,只是在判断中,它才获得了自己特有的形式及其自由发展的领域。”

显然,里普斯把机智类分为喜剧性的一部分决定性因素归结为主观能动性或主体的主动行为,而费舍则根据机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来说明它的特点,并在其中强调着隐藏在思想王国里的那种惊人因素。我们无法着手检查这些关于机智的定义是否中肯;事实上,除非研究它们得以产生的本文之外,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定义。这样,我们不得不在作者的喜剧性描述中四处摸索,以求得一些关于机智的风毛麟角。不过,在其他章节里,

我们发现同一作家又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特征归咎于机智，而不顾其与喜剧性的关系。

费舍尔下述关于机智特征的概括可能最使他本人感到满意：“机智是一种玩笑判断(Playful judgment)。”(第51页)为了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得进行这样的推理：“审美自由怎样存在于对客观事物的玩笑性沉思之中呢？”(第50页)在另一处(第20页)，对某一客观事物的审美态度的特点是由这样的状态造成的：我们对这一事物毫无所求——特别是对我们严肃的需求不希望有任何报偿——我们只用沉思该事物的愉快来满足自己。与劳动相比，审美态度是玩笑的态度。“从审美自由里，还可能产生一种判断，一种摆脱了世俗约束和行为法则的判断，按其原由，我把它叫作玩笑判断。这一概念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条件，而且还可能包含着解决我们问题的全部方案。波尔说‘自由导致机智，机智也导致自由。’机智不是别的，而是观念的自由自在的游戏。”(第24页)。

长久以来，就有一种很得宠的定义，说机智是在不似中发现相似，即发现隐藏的相似性的能力。波尔诙谐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机智是位乔装打扮的神父，他把每一对夫妇都撮合在一起。”费舍尔又给这句话加了注解：“他最喜欢的是联结那些亲戚拒不承认其婚姻的男女。”但费舍尔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妙语中，根本不存在比较或发现相似性的问题。因此，与波尔的定义稍有不同，他把机智定义为能够将许多在内容和内在联系上互不相干的观念迅捷联结在一起的技巧，费舍尔也因此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机智判断中，人们发现的不是相似，而是对比；而里普斯则更进一步说明，这些定义指的是幽默家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而不是他创造的那种机智。

其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的观点一直把机智定义为，“观

念的对比”、“荒谬的意义”和“混乱与明了”。

克雷普林 (Kraepelin) 所下的定义强调观念的对比：机智是“在某些方面相互对比的两种观念的自愿结合和连结，其过程一般都通过语言媒介的作用来完成”。对诸如里普斯这样的批评家来说，揭示这一公式的充分的不适应性并非难事，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排除对比因素的存在——他只是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之。“对比是存在的，但对比的形成并不能说明那些与词语相关的观念，而是说明了词语的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第 87 页）事实证明，后者的理解优于前者。“对比首先起源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将某种意义完全派给它的词语，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它归结为这些词语”。

后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荒谬中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就日趋明显了。“我们一时认为有理性的东西，顷刻之间就成了纯粹的废话。既然如此，喜剧性因素就一定在起作用”（第 85 页）。当我们出于精神的需要而赋予某一说法以某种意义时，这个说法就显得很机智，但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又把它取消了。这样做可以有许多意思：或者，我们把一种意思引向一种表达，知道在逻辑上后者并不属于前者；或者，我们发现其中有个真理，但又因为它和我们的经验法则或通常的思维模式迥然不同而找不到它；或者，我们赋予它一种超越其真实内容的逻辑结论或实践结论，旨在一旦悟出这种表达的本意就否认这一结论。但是，由产生喜剧意义的机智表达在我们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取决于从所得到的真理感和判断向相对无效的印象或意识的即速转变。

这种解释如此令人感动，人们不禁要问，喜剧性所依赖的有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否对我们定义不同于喜剧性的机智毫无裨益。而且，“混乱与明了”这种解释又使人们深深地

陷入机智和喜剧性的关系这个问题之中。一般地谈到喜剧性因素的康德(Kant)认为,喜剧性因素值得注意的属性之一就是它只能把我们蒙骗一瞬间这一事实。海曼斯(Heymans,《心理学杂志》11卷,1896)对机智结构是怎样通过混乱之后的明了而产生出来的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他用海涅的一个杰出的妙语来说明自己的意思。海涅描写道,可怜的彩票捐客赫希·海厄西斯吹牛说,大人物巴仑·罗斯柴尔德把他当成了一位同僚,而且相当地FAMILLIONAIRE^①。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妙语的词犯了构词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惘。喜剧因素正在于对这个谜语的解除中,在于对这个词意的理解中。里普斯补充说,在对使人迷惘的词意进行解释的启蒙阶段之后紧接着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发觉,荒谬的单词先欺骗了我们,然后才告诉我们其真正的含义。正是这第二级启蒙,即最后一切都归结到一个在通常概念中毫无意义的词——这种到乌有的还原过程,才产生了喜剧效果(第95页)。

只要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能够更清楚一些,通过讨论混乱与启蒙的过程,我们对它们就会有一个确切的理解。如果海涅Famillionaire一词的喜剧效果取决于解开这个似乎没有意义的词的词意,那么其机智即应归因于这个词的构词过程以及如此构成的该词的特点。

除了刚才讨论过的各种观点之外,机智还有一个使所有作家都觉得古怪的特征。波尔断言:“简洁既是机智的躯体,又是它的灵魂”(《美学入门》),同时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

① 此系合成词,由Familiar(亲近)的词尾和Millionaire(百万富翁)的词头的发音相似而构成。新词的发音与Familiar相近,意即“他待我很亲热,可还不失富豪的气派。”——译注

第二场)中能言善辩的波洛涅斯的一段话对它加以修饰,

因此,既然简洁是机智的灵魂,

冗长是肤浅的藻饰,

我还是简短地说话吧。

里普斯对机智简洁性的描述(90页)也很重要。他说机智不仅用少许的词语,甚至用太少的词语来表达它实际所表达的含义;即:“它用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或普通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检验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最好这样说,它并不说出自己要说的东西。”

用费舍的话来说“机智必须发掘某种藏而不露的东西。”(51页),我们早已在把机智和漫画相提并论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我再次强调这一决定要素,因为它和机智本质的关系比它和喜剧性的关系更加密切。

我很明白,从这些作家的著作中引用上述为数不多的论述并不足以说明这些作家的真知卓见。鉴于人们难以清楚地重复如此复杂、如此微妙地隐藏着的思绪,所以我不能同那些凡事都要寻根问底的人们一同努力去探讨那些渴求得到的关于原始起源的知识。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满意而归。因为这些作家所提到的机智的规范和属性,诸如活力、机智的内容与我们思想的关系、玩笑判断的特点、差异性的融合、对比观念、“荒谬中的意义”、混乱之后的明了、机智之隐藏着的特殊的简洁性的突然出现等等,骤然一看它们如此贴切、如此易于用实例说明,以致于我们不敢贸然低估这种观点的价值。但它们只是一些断简残篇,而我们很想看到它们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后,它们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机智的知识并不比轶事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某个人——我们对他的传记感兴趣——确实特征的知识多。我们根

本不理解可能存在于各个条件之间的联系。例如，机智以什么样的简洁性才可能与在玩笑判断中所显现出来的机智的简洁性有关。另外我们也不知道，为了构成真正的机智，机智是必须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呢还是只满足其中的一部分即可；这些条件中的哪一些是可以取代的，而哪一些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想按其基本属性在形态上给机智分门别类。因为上述作家们所提供的分类方法一方面基于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基于机智在言谈中的使用（声音机智、双关语、漫画机智、性格机智和机智巧答）。

因此，一旦确定出进一步解释机智的目标，我们就不会处于困境之中，为了求得成功，我们有两条路可行，一是必须导入新观点，二是必须集中我们的精力或扩大我们的兴趣范围以便于洞察得更加深远一些。我们可以给自己定出任务，至少不能在第二条路子上有任何不足。肯定地说，少得可怜的几个已被人们公认的妙语实例如何才能满足作家们调查的需要？这些作家又是怎样接受他们的前辈所使用过的那些例子的？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当然无需逃避分析那些已经给这些经典作家帮了大忙的实例，但我们期待其他的新材料能够为我们的推论奠定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自然，我们应当选择那种在我们的生活中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些最能使我们捧腹大笑的机智实例来作为我们调查研究的对象。

某些人或许会问，为机智这个问题是否值得付出如此的努力？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便我不惮在发展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把我个人的动机暴露出来（即驱使我能洞察机智问题的那些动机），我也能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所出现的一切心理状态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一种可望提供进入某一领域的心理洞察力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很间接，但它对其他领域却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人们或许还会想起一种既稀奇古怪又令人神往